

滇文丛录 卷廿五至廿八

滇文叢錄卷二十五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序跋類五

書阿迷州志風俗志後

劉騰鯤

從來風俗由於人心人心由於政治故欲知政治之得失每於風俗之盛衰驗之阿以漢夷雜處未能遽臻一道同風者則以轉移而化導之者自有漸也漢民尙禮樂與中州同若土著之夷其悍而直者爲倮羅狡而猖者爲土獠柔而弱者爲白夷其他撲剝則固陋儂人則奸很至於婚尙財物喪從火葬有仇怨或陰用毒藥或糾黨仇殺種種惡習大抵相類自奉旨裁土歸流歷年涵濡漸摩乃漸知詩書之宜讀而禮義之可行也故每考皆有夷童數十視其俗則向之婚尙財物者今亦從儉向之葬從火者今亦用棺向之相仇殺者今亦相親睦熙熙來往由此而悍直狡猾柔弱固陋奸很等性未之或易者雖氣稟使然要其習俗自可漸更況加以各上憲之勤宣德化良有司之應時教養而有不化其蠻夷之惡習也哉

儀禮易讀序

萬以敦

儀禮爲禮本經鄭賈註疏翻覆穿穴引伸其義然駁雜複沓之病或亦時有故韓昌

黎嘗苦其難讀得朱子之折衷義始大明而讀者實鮮以句讀之占非淺學所易窺也山陰馬生德純取古經十七篇句解字釋篇不過數百言節不過數句句不過數字其解至精而經義浹洽流通靡不條貫往余宰汶上時於廣文紀君處得濟陽張君爾岐儀禮句讀喜其考覈之詳今馬生所著較張爲約昔朱子悼禮之廢爲集傳注以垂來世張君馬生更患讀者之難而句解字釋之其倦倦於是經何如也馬生以是課其弟子題之曰易讀夫馬生患讀者之難手定是書爲禮經嚆矢其期於世寧有既乎廣文李君好古力學士也以書來余亟賞之捐資之半慫慂授梓會稽令南昌彭君家學淵源嗜古尤篤聞余之刻是書也復捐貲成之凡五閱月而竣點勘之功則李君爲多云

石屏州志序

羅鳳彩

屏處滇隅而筆峰西峙異水東環文物衣冠與中州等埒顧山川亘古常新而人物與時更易凡政教因革與夫碩德芳踪可以信今而傳後者惟志乘爲足徵按州志始於泰和蕭公修於吳江顧公至本朝康熙年間江夏程公修於癸丑江陵張公續于己卯距今六十餘年其事蹟缺焉未備也毋亦守土者皆視簿書爲急而以志乘

爲可緩耶未亭管公以江右名進士游宦四十餘年其識愈廣學愈邃文章經濟兼擅其長雍正壬子土寇猖獗謫之聲譟於城下公奉委督理軍務晝夜防禦得保無虞闔城咸慶更生乾隆癸酉再任司牧不爲水懦不爲火烈勤勤懇懇惟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急務而於利所當興弊所當除者無不次第經畫釐然備舉旣乃以志乘久缺恐將來之文獻無徵也爰取鄉前輩侍講許公暨侍御張公所編輯者綜核而銓次之復廣搜博採益所不逮事雖出於周諮義實本於獨斷閱數月而書成而于徵發期會不少稽遲也夫志猶史也煩則有駢枝附贅之譏略則有挂一漏萬之弊所貴乎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也今是編義例謹嚴體裁明備詳而不複約而能該一展卷而屏之風土人物瞭然在目矣豈非其才其學其識有以擅史氏之長乎予屏人也稔知屏之利病在湖口屏之缺陷惟志書公一時兼任其事而且建書院置膏火以培養人才於無替是公之德及於屏者爲不朽則屏之人其所以戴公者亦將與之不朽矣寧僅與賢司牧後先輝映哉備書之以慶屏之遭且以慶公之遭也

呈貢縣志跋

孔宗堯

王者建邦啓土有省有郡有州有縣雖地之遠近大小不一而設官以分治之無非以爲民也士君子讀書稽古期於實用苟一日得志要惟上以致君下以澤民以無負乎素志而已我邑宰朱老夫子以浙東名儒奉簡命出宰昆明三年而化行俗美嘖嘖具有賢聲去秋量移呈貢夫呈貢爲雲南府屬邑去昆明三十五里許公下車亟以聖天子厚俗誠民暨各上憲潔己愛人之意爲念興利除弊惟恐不及即以治昆明者治呈貢甫半載而政舉民和修學校以隆典禮表節孝以維末俗皆本學道以愛人寓撫字於催科允矣民之父母也簿書之暇採訪遺事謂縣不可無志志猶史也一邑之山川名勝具焉民風土俗存焉以及人物生產科目官師咸備非志無以彰往昭來何可闕諸因取舊縣志閱之雜而不純浮而不實執卷嘆曰此非可傳後世爰集兩學師並邑中名宿於三台山之精舍日加考訂其星野疆域錢糧物產名勝亦仍乎舊至於人物之進退藝文之去取務期有關於綱常名教人心風化不少假借若佛老之害正在所必刪花月之玩物棄而弗取閱五月而是書告成詳略得宜是非不爽誠一邑之實錄也因付之梓以廣其傳工價則倡率公捐竝無一毫取諸民間又何公且廉乎後之見是書者忠孝節義之典型具在須有感慨激發之

心庶無負作書之意竊思呈貢自有明以來數百年矣縣志原無刻本今我夫子以燕許巨筆寓褒獎於一字之中又蒙上憲賜之以鴻文以弁其首其爲光於呈貢者何如以是探入廣輿爲太平一統全書與國史並傳不朽可也堯雖不文叨與盛事樂觀其成敢跋數言於後

重修白鹽井志序

趙淳

志乘之法經經而緯史或即事以敷陳或因端而納誨雖紀事也而善善惡惡勸懲之意即寓其中苟徒事鋪張浮夸是逞無論不可以傳後先已不足以信今是故余曩修通志恒慎重之留局至闕三載今已年逾七十精力衰謝而嵯司郭公潔已愛人興學重道以虛名聘掌龍吟書院館事粗畢輒以重修井志勉留夫修志固予已試事也而白井之志有不同者蓋其地以鹽名學以鹽聞凡茲一切興建文物之得比於州郡者皆以鹽故而旁流上達則鹽政因革損益所關於吏治民生者誠不可以苟焉而已夫白井開於漢益於唐其始不過聽民自煎收其歲入而已至明而乃漸增迨本朝而遂以數百萬計毋以天壤山澤之利有漸恢漸闢而至於極盛者與抑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有不可遏抑者也雖然漢唐已安已治而識者早有保泰持

盈之論況今聖天子子惠困窮湛恩汪濊偶遭災荒賑恤惟恐不及推斯志也則窮簷編竈誰無有一夫不獲之憂而待紳士之入告官司之曲體者所恃疾苦時陳如李沆爲民請命如希憲以桑孔爲前車則留也人歌樂只去也戶頌甘棠易所謂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者也井地益阜將安科第將益蟬聯立德立功立言均足不朽於志乘矣是爲序

歲暮雜詩序

傅爲訂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唱和乃五言之權輿也漢以下若曹劉若阮若潘若二陸若左若鮑若陶若顏若二謝若二江若沈范若張陳李杜王孟韋柳之徒各言其志各臻其妙斯西漢之遺音矣予反覆浸淫於諸子者有年性耽吟詠競古疎今譬之寶玉大弓終非已有也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勢必疏淪五藏澡雪精神驅磨伐性有所不顧桓君山之感疾王壬之竭氣豈不然哉况今白首不耐思索自春徂秋篇什寥寥入冬臥病偶有根觸輒掀髯高唱率志委和不敢勞情苦慮刻鏤聲律與前人逐鹿雜詩六十章命疑兒書之以呈同好竊自比於江海之細流齊晉之附庸云爾

扈蹕集自序

傅爲訂

讀大禹謨帝庸作歌一章恍然神遊虞廷親覩君臣唱和之樂猗歟休哉千載風雅
始基之矣乾隆乙酉春聖天子南巡詩職掌鴻臚例從焉樂觀其盛凡山川景物之
奇麗離宮別館之錯落風雲雷雨之變遷草木禽魚之機趣以及茅簷休戚名賢里
居城郭煙樹古寺幽壑靡不動睿懷而形之于詩爰命詞臣賡和呈覽詩短衣匹馬
珥筆從事夜則開帳延月結思逗韻稽首屬言頓忘寒瘦儒生之榮莫是過矣夫泥
蚓厲聲草蟲振響何能追洞庭鈞天之奏繼益贊皋颺之軌是可愧也扈蹕回京檢
囊得和章及雜詠五十三首題數語存之俾覽者知許暮年知遇幸側附于揚風扤
雅之末焉耳

義倉冊子序

傅爲詩

吾觀於鄉而歎事之可爲而不可爲也其可爲奈何羅念菴曰在一國必有益一國
在一鄉必有益一鄉其不可爲奈何子朱子曰纔認真便有許多礙處其可爲而不
可爲奈何今之義倉也其爲義倉奈何義倉創於明當時薦紳先生輩捐貲以備吾
臨荒凶而濟孤寡者甚盛舉也後值寇變義田遂廢國初劉煥山先生謀州牧李公
疆理之亡者復存厥功鉅矣其經理出入錢糧倉房田畝坐落源流以及散米鹽多

寡之數俱載碑記冊籍百年來諸先輩接踵經營或捐產或以費餘置田久足追配前賢然積久弊生有心者慨焉予謝簪歸里素不問戶外事去冬孝廉龍起潛詣予曰事急矣請教正於先生不獲辭延吳靜能段元長田恭菴仇謹仲諸君分理其事予贊襄其間而數君協恭同力剔弊釐私節費約己人獲實惠斯亦勞矣然弊由此絕怨由此生無告者感不便者謗故曰可爲而不可爲也書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朱子曰君子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吾既不能捐以濟人固已心愧坐觀焉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則天地之心病而人性絕用是自懼記散米時有窮生支一米帖夜夢神人欲鞭之且曰汝技堪自活奈何奪一窮人分乎次晨生袖帖還自言其故犬一帖斗粟耳塊鹽耳又多乎哉而神猶察之惜之怒之戒之則夫十之百之千之者不知神察之惜之怒之戒之否也吾臨多君子聞窮生夢中神語其亦憬然矣乎所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予與諸君共勉之矣乎元長屬文弁冊首因序

葉兆顙先生詩序

傅爲許

鄉先輩有君子焉曰兆顙先生予生晚讀其詩恨未目其人先生門人有仰中那公者亦君子人也爲予述先生事甚悉先生性孝友言動矜括而釋生平無疾言遽色

所至人爭迎之雖野夫悍卒婦人小子皆呼爲葉先生好讀書過目不忘家故貧艱於購書友人劉公崑來多藏書不喜假人招先生閱之晨往暮歸率爲常一日劉公試之隨叩隨應不遺一字嘆曰奇才也往昆明館於故人居浹旬辭去主人怪之先生曰書閱訖矣至今傳之性好遊遇佳山水名賢古蹟輒流連竟日晚年益甚爲文灑灑千言不能自休尤長於詩凡足跡所經輒有題詠予聞於仰中先生者如此少時侍先君子見手錄雲龍諸詩謂予曰此葉先生詩也宦遊十載辛酉以觀省還里訪先生全集不可得先生後人以兩卷授予纔十之一二耳越二年赴京舟抵三江口夢先生衣冠容貌舉止俱不凡自言我葉家山子兆穎也君知予者特相訪談詩外無別言揖予而去予亦驚寤起視篋中先生之詩固在也噫先生一生之精神盡於詩今又已殘闕意者欲予之傳耶不然數十年隔世之人胡爲見於夢耶不夢於他人而夢於予且不夢於故鄉而夢於大江之濱抑又何耶予素慕先生之爲人因愛讀其詩讀其詩而益信爲古君子也今校次既竣遂付梓人以傳至江上之夢刻詩之由人不得而知也並序之以告郡公及先生後人與天下之讀其詩者

蒞英決疑序

傅爲訥

古稱折獄之能者莫如皋陶舜曰汝作士惟明克允皋陶曰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萬世決疑之準則也及讀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又曰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未嘗不掩卷而慨想也曰此其能決疑而監於慈祥刑乎漢書稱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子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可謂能矣然洪邁云周勃下獄釋之不能救楊惲譏殺定國不能雪難言無冤噫未見其能也蘭友公今之能決疑者也奉天子命來守吾臨寬而有制尤加意聽獄一事一日以蒞英決疑一編視予曰此初仕時事也煩先生序言將付梓人予曰公世所稱能決疑者也再三紬繹始而疑繼而驚終而信矣夫馮廣秋沈客人盛兆福照之死也泯迹滅影使人無從下手雖精察如定侯神明如孝肅猶恐聽熒乃一一因類推迹求間覈寔如見肺肝今豈有哉故疑之觀其從一刀推究情寔而亞四伏法從河下看出端倪而經禮亞滿受誅從一紅毡婉轉引出兇犯而一張二趙慘死其發奸摘伏有趙廣漢尹翁歸之遺意焉安得不驚猶河漢蓋至是乃歎仲由之片折獄誠不外忠信明決四字公其庶乎人無匿情死無含冤獄成而孚輸而孚嗚呼其信然矣竊謂公以貴公子初仕乃能如此則夫博寬大之名網漏吞舟肆殘忍之性坐累千人惟官惟反惟內

惟貨惟來以五者出入人罪皆公之罪人也天子知公能移守東川將別書此以告公曰公之能不止蒞英三事也然即此三事已令人絕倒公到東川設有如此三事者不妨寄以語我更爲公續序之以志予之向往云

重修傅氏族譜序

傅爲訢

傅氏族譜譜傅氏之族也重修者不敢益於前而有增於後也殷以前不知其所始自商相說公代胥靡築於傅險因以爲姓迄今四千餘年蔓延徧天下考歷代史書代有傳人而義陽侯高武侯昆陽侯壯節侯陽鄉侯清泉侯南齊尚書宋少府監其最著也唐僖宗時黃巢作亂始祖從湘潭徙家新喻之石頭里四世祖遷高安菱湖又爲菱湖之始祖分十三宗而族譜之創實始於南容公其後代有續修至明末二十一世而止本朝百十年間歷十餘世未有修之者訢茂岡支也自我曾祖入滇家建水我祖我父繼業於茲世長子孫今已六代訢宦京二十年思償夙願先寄書族長商修譜事乾隆十三年孟秋給假省親遂買舟南下直抵洪都入菱湖拜祀祖考會和族人未越旬携族譜歸滇日取閱之七百年之源流支系皀然綱舉而目張間有殘闕者補之未序者次之庶幾哉仰副前人立譜之盛心待後人無窮之繼序乎

蘇氏族譜引曰吾所與相視爲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方正學有言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盛也吾族戶既盈千丁亦累萬其初亦一人之身也雖無多祿位亦幸有君子豈不盛哉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蓋其慎也既率事寫一冊先寄菱湖稿仍存建水綬板俟之異日凡我世世子孫敬念無替

祖期喪中讀檀弓書後

傅爲訢

呂涇野先生云父祖子孫一體也予失怙十五年矣辛酉奉天任左遷得歸省吾祖暨吾母越二祀吾祖命訂赴京補官甲子喪祖母今年喪祖父萬里孤孫不得與於哭泣之哀痛哉命也聞訃歎三日設位朝夕泣苦次取檀弓讀之至悲切處則放聲哭哭已復讀讀已復哭檀弓之感人也如是哉子曰立於禮今而知禮非獨使人立也亦使人興昔王褒隱居教授讀詩至哀哀父母輒三復流泣門人爲之廢蓼莪恐生哀也予讀檀弓恐忘哀也時地異也天下有無父之人乎哉又有無祖之人乎哉予之所以悲也謹按淚書之時乾隆丙寅十二月朔六日也

扈從木蘭小引

傅爲訢

木蘭者天子之外聞也木蘭去熱河二百餘里熱 去京師四百餘里聖祖仁皇帝
避暑熱河遂獵木蘭其來舊矣我皇上循舊制朝外藩習勤勞俟休助甚盛典也每
歲孟秋恭奉皇太后幸避暑山莊八月中旬入木蘭七萃景從萬騎雷動合圍之中
亦有節焉訂以副都御史扈清蹕凡川山關塞之奇險與夫風雨雪月亭臺池館草
木禽魚虎兕熊羆之屬賞賜之盛偃師之戲其可歌可詠者皆得總覽勝概惜才餒
學貧不能吹霜煦露冷煖毫端繪影寫聲水月相外雖偶然搦翰成篇亦敬通之病
珠矣回京恩恩閱年乃得探囊編次之恭和御製十七首雜詠二十首彙爲一冊命
巖兒書而存之以爲儒生之榮慶焉耳

藏密詩鈔引

傅爲詩

昔人云真詩露積天地之間任古今人取之不盡則夫行萬里途者日在露積中而
不知取負此露積并負此萬里途或知取之而精者粗者多者少者亦所得各異在
露積者未嘗擇而予行萬里途者斷不能無因而取古來得其情且多者莫如浣花
老讀北征及秦州入蜀詩在古無上下顧唐宋諸人紀行之作於斯爲至矣予自滇
入燕奚翅萬里而所謂露積者未嘗不效子雲驚夢君山苦思具吐納珠玉之觀究

之多貫魚目空鑄燕石取粗遺精棄多得少安敢言並驅詩儻然不得謂魚目燕石之非露積即不得謂露積之非詩也抵京探囊得吟草六十一首聊題數語以存粗者少者真詩云乎哉謹齋書於景忠精舍

修燕子洞引

傅爲言

吾嘗遊覽燕韓趙魏齊魯吳越楚黔諸勝愛金山之雄壯西湖之幽秀飛雲洞之奇闊巴陵峽之宏肆而吾臨燕子洞者去城東四十里潛伏萬山中水納衆壑之朝宗山跨兩州之界限學士大夫騷人達士足跡罕到以故名弗列於輿圖奇弗聞於天下不獲與九州名勝爭雄千古韶光斂迹於深林巨谷龍蛇之與處虎兕之與游誠可惜也予歸里八載掃迹雙鏡村村離洞半里許暇即携壺觴坐嘯客至作東家主人數數不厭觀夫鬼斧神斤天窮地泣四時異狀朝夕殊觀更可異者春風夏雨百萬燕聲出入洞口瀑水交激灑灑瀟瀟上湧普陀之岩下吼蛟鼉之宮如雷霆震怒如肥水鉅鹿昆陽諸戰樹石飛鳥獸奔散聲聞數十里內予探勝半天下那得見此奇觀哉一日偕近村親友譙洞中飲半醺予曰奇觀也盍修諸諸君曰云何予曰洞口建蘭若以棲佳持從上流山腰巖巖驅虎豹行半空中如西蜀棧道曲折

高下斜穿以通遊徑上出風烟紫閣又植桃花數百株與絕壁古樹相掩映使遊者疑入武陵源雖未能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而隨意點綴便成古今絕勝堪與九州名勝爭烈矣諸君不禁色授神與拊髀雀躍曰自有此洞無人談及者請先生主其事吾輩釀金共濟但慮力綿難舉請一言以勸夫人之樂善者予曰然古人耻獨爲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遂書此以勸

修萬里橋引

傅爲

天生人而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所謂善也人承天而全其仁義禮智之性所謂善人也善人者見善必爲如鳥之投林如水之就下又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伊尹曰爾惟德幽小先王曰無以善小而不爲即大易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之意也夫善有萬端人有攸好小得其所好則安大得其所好則樂而創修橋路特濟人利物之一事亦濟人利物之最切近者顏子食貧居賤未嘗濟一人利一物而夫子稱其仁爲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今人有濟人利物之力而無其心此顏子所以不見於天下後世也一日南庄廖君爲棟等謁予曰新房石橋圯矣夫此橋者爲臨元開數郡之孔道上通省會下貫諸夷不可一刻無無橋則病涉孔急諒仁人君子所心惻棟

等捐金唱首見善不敢忘時至不敢疑但慮力綿氣小難既厥事乞先生一言以勸
又曰此橋不知創自何時修自何人并無勒石可稽遠近呼曰南庄橋夫無名者豈
可傳後乎懇錫嘉名用垂百千萬祀予曰已知之矣康節先生云上等之人不教而
善中等之人教而後善下等之人教亦不善吾思上等等下等者亦不數數而中等者
十居八九吾固不敢概以上等待天下亦何敢概以下等待斯人惟是苦口焦舌以
激厲中人使知爲善之樂如救溺人焉可矣夫山致其高雲雨生焉水致其深蛟龍
生焉君子致其道德福祿歸焉劉向所謂以財爲草以身爲寶豈無所見而云然又
曰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益信作善降祥之
語徵而可據人何爲形閉中距而不好善也哉且今日橋路之費不過半千金可畢
乃事吾謂廖尙二君之力足以辦此然慕善者多助成功者倍速大舜聖人也樂與
人同善伯玉大賢也恥獨爲君子噫二君之意可識矣若謂世無好人盡如楊子拔
毛而利天下不爲是必天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也是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爲虛誣易所云積善之家必餘慶爲欺誣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至於橋名
古無定程昔蜀使費禕聘吳諸葛公祖道城南江上歎曰萬里之行自此始矣遂名